

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公开组

微型小说佳作选

胜友书局联合出版
华文书籍展工委

微型小说佳作选 (公开组)

督 印: 李元开

封面设计: 黄秀华

出 版

胜友书局

兼

: SENG YEW BOOK STORE

发 行

Blk 231, Bain Street, #01-15/17
Bras Basah Complex, 百胜楼(书城)
S'pore 0718. Tel: 3374653.

统一编号: 01-312

ISBN: 9971-52-117-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Printed by: G.T. Printing & Trading (Pte) Ltd. Tel: 270 2639

刘以鬯先生评语

《知法犯法》评语：

用简洁的文笔勾勒人的弱点，结构紧密，写得很集中，对人物性格有深入的描述。

《横田少佐》评语：

这篇小说主题严肃，意味深长，作者表露的情绪十分真挚，文字含有愤怒与仇恨，提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发人深省。

《三代同堂》评语：

在简单的结构中显露机巧，对唯利是图者作了有力的嘲讽。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评语：

事件象噩梦，不真实。作者能将不真实的事件写得相当真实，减少了诡谲设想中的虚构性。

《无言的爱》评语：

在单纯的格局中写人物的内心斗争，用强烈的感情去激发读者，使读者感动，达到了短篇小说的目的。

《贵人事忙》评语：

让人物从自己的言行中表露特性，显示作者的叙事技巧相当纯熟。

方北平先生评语

商业社会发展到极端阶段，具有文学意义的微型小说所以流行，是十分自然的。

因为它是通过短篇结构的艺术创作浓缩的再现，为读者节省不少时间，也获得阅读文学作品的效果。

所以篇幅虽以极少的字数，在结构仍力求不必要的文字尽量减少；表现的技巧也不是讲究技巧的技巧，使人不知道情节的发展，却具有戏剧性的故事，且有一个给人意想不到的结局；令人回味无穷，佩服作者艺术表现的高明。

象《知法犯法》一篇，写一个生性十分糊涂和随便的他，明知自己犯法是“明知故犯”仍一再犯法。入木三分，因犯法的他，连在睡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过失，却仍再犯法。可看结束的一段：

“警察先生，我犯法了，请抄登记吧！”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五十元钞票来，笑吟吟地说：“罚款五十元拿去吧！”

警察一愣。

他回头对她（妻子）说：“太太没什么，罚款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解脱了，哈哈……”。

以简短的结局，反映知法犯法者糊涂至极的本性，可说是接近成功的极短篇。

梁羽生先生评语

《知法犯法》评语:

技巧新颖，内容亦有深度。突破了只是对不良习惯的指斥框框（那是一般写法），深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精神压力。颇有“意识流”味道。

《横田少佐》评语:

“历史在这里沉思”，这是这篇微型小说给予读者的感觉。虽是“微型”，内涵却极丰富。作者的文字也很流畅。叙事的方式通过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青年的眼睛，写出对新加坡可以作为历史见证的事物的不同感受，当然也包括了不同的观点与角度。外面似是冷静的叙述中包藏着激情。这个叙事方式的运用也是很成功的。

《三代同堂》评语:

用夫妻对话的形式写出人情世态。对妻子丑恶嘴脸刻画得尤其精采。结尾的“意外事件”很有戏剧效果。是适合短篇小说的要求的。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评语:

作者以虚拟的小偷身份，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写技巧圆熟，构想新奇，并有教育意义。只修辞上有些不够准确之处，须加注意。

●
《无言的爱》评语：

写儿子对父亲的从“怨恨”到“谅解”的过程相当自然，心理描写也相当细致。在某些地方的“叙述方式”上，若改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可能比用第三者解说的方式更有效果。

《贵人事忙》评语：

通过对话来描写富家太太生活的空虚和庸俗的心态，写得甚为生动。如果能写出不同类型（即在通性之外还有个性）的富家太太，那就更深入了。

目 录

i	刘以鬯先生评语	
ii	方北平先生评语	
iii	梁羽生先生评语	
	第一名	
2	知法犯法	刘诗龄
	第二名	
5	横田少佐	齐 斯
	第三名	
9	三代同堂	林 昉
	入选佳作	
12	“无声枪手”的那一枪	岳 典
15	再来一刀	晓如虹
16	心 愿	陈韦桦
19	月下老人	欣 霖
22	最佳途径	飞 霞
24	最后五分钟	清 波
26	父与子	罗伊菲
30	伊佐拉	谢裕民
33	五十元大钞	曲 波
36	十二万元奖金	崇 汉
40	那个爱下象棋的人	陈秀云
44	晚 境	黄秀华
47	分 歧	李德华

50	爷爷的新衣	沈建德
54	圣诞老人	郑奕秋
58	圣诞礼物	心 君
62	牛的告白	普塔克
66	车 祸	洪 笛
68	王发的周末	张曦娜
71	第三次铃声	海 玉
75	一个女人说的	应修文
78	给金夫人的一封信	徐长文
81	传世之作	高万提
83	三剑客	高万提
87	福 老	屈曲夫
90	车 祸	应修文
92	三开时间	屈曲夫
94	勒索信	曲 波
97	花 篮	清 波
100	“ ? ! ”	清 波
103	药 摊	崇 汉
106	哀乐晚年	艾 禺
109	无 奈	蔡健华
112	“恶作剧”	徐长天
114	金盾与银盾	李长波
117	两代人	李长波

119	本 性	火雷红
123	何日君再来	谢裕民
125	“外人”	圆醉之
128	出 身	张曦娜
131	不是告白	宁 舟
135	戏正开拍	洪 笛
137	生 日	洪 笛
140	鸿 沟	一点红
144	最后一夜	·洪 笛
145	夜 遇	洪 笛
147	最佳伴侣	洪 笛
148	电 话	洪 笛
150	五十元	洪 笛
151	残 忆	张森林
154	交 错	碧 涛
158	回	洪荣秋
160	残 者	谢惠平
163	脏家伙	夏文新
166	哀洁漪	张曦娜
169	“我”的镜头	龙志为
171	救救孩子	木 子

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公开组

微型小说佳作选

胜友书局联合出版
华文书籍展工委

知法犯法

他眯细眼，张嘴皱鼻，痛苦地发出“呀”声，终于闭上眼，嘴张得更大，一股气流，挟带大大小小的唾沫和惊天动地的“呀秋”喷薄而出。

他举起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在山根处揉捏一番；半晌，他侧脸对她说：“嗯，总算打出来了，真舒服。”话刚说完，他觉得口腔和鼻腔相接处，有些不具固定形体的东西在扭曲蠕动；他又举起右手，食指和拇指按在鼻翼两侧，胀大鼻孔一呼，两条长长白白粘粘的东西紧缠在指上。他顺手一挥，那东西悄无声息地落在路旁几茎草上。

“又来了，不怕五十元飞走吗？”她看着他，从裤袋内抽出一块手帕，使劲地挖拭鼻孔，微愠地说。

“有警察吗？”他象个闯了祸的小孩，头作三百六十度转，心中忤然。

“有警察？早就把你捉了！”她突然激动起来，一迭声数说：“叫你步步为营，多加小心，你总不听。昨天在八百伴门口，又把空香烟盒顺手扔在地上。要是附近有个警察，不是又要花钱了吗？”

“嗯，嗯。”他唯唯喏喏，下意识地紧攥手指，仿佛怪罪那十根不听话的小指头老给他惹麻烦。

“还有呀！”她越说越气愤，不觉提高了声量，“昨晚在蒙巴登和丹戎加东的十字路口，你又闯过红灯。”她住了口，候车亭内人可不少呐。

一听这话，他的脑海又浮现从望后镜中看到的那两根

电眼柱子。昨夜，这两个没手没脚的科学怪物，足足折磨了他一晚。上床后，他才闭上眼，那两根柱子就紧盯住他，勾起一阵阵翻腾不息的疑虑，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转头问那张在他身边已躺了二十年的面孔。

“太太，我的车冲过白线时，交通灯是什么色？”

“我怎么知道，车是你驾的。”她没好声气。

“可是，你坐在我旁边，你要帮我看呀！”

“我早就叫你要小心了。”

“我怕后边的车子撞上来。”

“那是你一厢的想法，人家的车可没跟上来。”

“唉，我是处处小心，可处处是陷阱。就比如早上吧，我去坡底买药，Car park 全满了，路边尽是双黄线，你叫我把车停在哪儿呢？”

“算啦，算啦，反正米已煮成饭，听天由命好了，睡吧，睡吧……”

不久，她就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鼾声。他却辗转反侧，直到下半夜，那紧盯着他的两根怪物，忽然合而为一；头上那四方形的盒子，竟变成一张带着暧昧笑意的男人面孔，他觉得这人很面善，细细一想，才记起这是上个星期天看戏时，坐在他的座位旁的那个年轻人。他瞪着一双青蛙似的眼，说：“老兄，请别抽烟，你嫌钞票多吗？看看前面那块告示吧！”

他把眼光从银幕上移开，投在左上方，只见赫然十一个大字：禁止吸烟，违者罚款五百元。

他一惊，连忙把烟从唇上取下，扔在地上，用鞋尖尽力踩熄。

在黑暗中摸索，在浮动的地板上踉跄，好不容易走出戏院。好了，那黑压压的观众，那张好管闲事的脸孔都抛

在后面了。他对着夜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忽然——

一头一亿五千万年前的恐龙，横卧在前面的星空。它居然转过头，说起人话来：

“使用天桥，违者罚款五十元。”

他吓了一跳，睁眼一看，黑暗中，只听见一只蚊子在他和她的头脑间欢唱着。他一挥，声音消失了。当阳光穿过窗帘缝隙唤醒他时，他觉得太阳穴隐隐作痛。

他和她走下巴士。他神思恍惚，她却警觉地左右张望，右面十米处是让行人过路的斑马线。她碰碰他的手，示意他往右手。

蓦地，他双眼一亮，跨下人行道，要越过马路。

“喂喂，你瞎了眼么？没看见对面站着个警察？”她连呼带叫，急跑上前，拉住他的手。

他甩开她的手，大步朝那个警察走去。

“警察先生，我犯法了，请抄登记吧！”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居民证和一张五十元钞票来，笑吟吟地说，“罚款五十元，拿去吧！”

警察一愣。

他回头对她说：“太太，没什么，罚款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解脱了，哈哈……”

横田少佐

我站在海山街口，东张西望。

这一带的景物，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

对于蹲在五脚基，忙着东摄西照的横田先生来说，这一切，陌生又熟悉。

四十年前，我的祖父，蹲在这里，等待过关；当他登上了夜行军车之后，就不再回来了。

横田先生的祖父那一伙呢？噢，这一群无辜的命运主宰者。

今天我们前来拍摄的目的，是要印证历史的冷漠？

“没什么好拍的！”我拉了拉横田一把：

“到别处走走吧！要不然三两天内走不遍你的目标呢！”

我把一袋摄影器材背起，然后朝着广合源街、豆腐街一带走去。

一路上我甚少开口，他也乐得自我猎取景物。作为对待一位海外社友的态度来说，我是有点冷待了远方的朋友，不过，当社长告诉我，横田的祖父曾经是当年“昭南市政会”的一员时，我对横田先生的到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抗拒感。

“横田先生，你应该随你的祖父一同前来才对，他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过往。……不是吗？不久前就有一批前朝遗老来这儿威耀一般。”

“哦，不。祖父以前只在这里居留一段非常短的时期，

后来因病回国。何况，近年他不良于行……”

“不然，他会再南下进出一趟？……”我有点冲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历史是一切过往的见证，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评价。”

“是的，祖父说过，他们当年被指派担任保护八十万市民日常生活的职责是有待评估的。”

我的天！我不再开口。脑子是有点混乱。共荣圈，宪兵队，大屠杀，良民证，慰劳所，奉献金，这一切似曾相似的名词，在我脑海里打转。

在那漫长的日子里，一切少不了血和泪。

在湛蓝爽朗的天空下，紧张的空气向行人飞扑，仿佛要说服人们，一切过往不曾发生过。

站在横田先生的身旁，一切很难忘怀。

譬如说我们在南京街吃午餐时我想起了南京。

譬如说在伊丽沙白道我们蹲在林谋盛烈士的纪念塔前拍鱼尾狮时产生一股无名的感触。

黄昏时分，我们站在市政厅，不，政府大厦前拍纪念照。

“到十合百货公司去吧，刚开张不久的。”

我说。听说正式开幕那天有二十万人拥了进去。

他们是成功的，侵略别人不需要武力。

我们越过马路，朝莱佛士豪城走过去。

“慢着！”横田又拿起照相机，朝那探天的浮雕对焦去。

夕阳。浮雕。车浪。晚霞。一幅日落归息的安祥图景。

我们走进围栏，偌大的纪念碑，鲜有游人。

碑的四周，池草萋萋，远处，车声隆隆。

我想起了广岛原爆。片片残瓦，层层钟声，串串纸鹤，

和平雕像，小女孩的心声，慰灵碑，一切。

“这又是什么？”

“哦，长生殿。”我有意无意的说着。

“当年你祖父们留下的一点纪念。”

“你是说他们出钱建的？”横田认真地说。

“不，是他们提供机会罢了。”

我趋向前，拍拍灰瓮说道：

“我的祖父，八叔一家，都葬于此！”

“干什么？”

“他们都在当年皇军进出时无辜牺牲的。”

“无辜？”横田用惊奇的眼神望向我。

“这石碑，是对许许多多其他蒙难同胞的一种纪念！”

“多少人？”

我伸出了手掌。

“五十？”

我摇头。

“五百？”

摇头。

横田走到我跟前，一脸狐疑。

“你没有开玩笑吧！难道是五千？”

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让他知道正确的答案，他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历史是不会说谎的，就让历史去告诉他好了。

良久，横田先生的脸色仍十分难看。

“祖父不可能欺骗我啊，他说当年是来这儿保护市民！”

“我的祖父也不可能说谎。他确实确实躺在里边。”

暮色已黑，我看不清横田的脸色。好一阵子，他回身

把摄影器材收好，说道：

“我不去逛百货公司了，让我回去旅店，我需要休息及冷静想想。你能过来一趟吗？我们谈谈。”

我点头。

“这也好，我先送你回去。”我望一望腕表：

“差一点给忘了，我那两个侄女正急等着用车。听说——，听说晚上有西城秀树的演唱会……”